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集部
·
苏辙
诗文集

(下)

李 雯 瑶 主 编

目摇摇录

上两制诸公书·····	员
答黄庭坚书·····	圆
栾城文集卷二十三·····	圆
记·····	圆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圆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员
栾城文集卷二十四·····	怨
记·····	怨
东轩记·····	怨
武昌九曲亭记·····	圆
吴氏浩然堂记·····	圆
黄州快哉亭记·····	圆
南康直节堂记·····	猿
栾城文集卷三十五·····	猿
书·····	猿
为兄轼下狱上书·····	猿
栾城文集卷二十一·····	猿
杂摇文·····	猿
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	猿
汝州杨文公诗石记·····	源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源
栾城文集卷二十四·····	源

杂摇文	源
巢谷传	源
栾城三集卷五	缘
诗赋铭赞	缘
卜居赋(并引)	缘
栾城应诏集卷一	缘
论	缘
六国论	缘
秦摇论	缘
栾城应诏集卷二	远
论	远
汉摇论	远
三国论	远
晋摇论	苑
隋摇论	苑
栾城应诏集卷三	怨
论	怨
唐摇论	怨
五代论	愿
栾城应诏集卷四	愿
论	愿
《书》论	愿
《春秋》论	愿
栾城应诏集卷五	员
论	员
蜀摇论	员

栾城应诏集卷六	员源
策	员源
君术策(二)	员源
君术策(四)	员源
君术策(五)	员源
栾城应诏集卷七	员愿
策	员愿
臣事策(上一)	员愿
栾城应诏集卷九	员猿
策	员猿
民政策(上二)	员猿
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员怨
省试论	员怨
刑赏忠厚之至论	员怨
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员猿
策	员猿
御试制策	员猿

上两制诸公书

辙读书至于诸子百家纷纭同异之辩，后世工巧组绣钻研离析之学，盖尝喟然太息，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泽之奥，人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余，而无慕乎其外。

今夫班输、共工，旦而操斧斤以游其丛林，取其大者以为楹，小者以为桷，圆者以为轮，挺者以为轴，长者扰云霓，短者蔽牛马，大者拥丘陵，小者伏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为尽山林之奇怪矣。而猎夫渔师，结网聚饵，左强弓，右毒矢，陆攻则毙象犀，水伐则执蛟鲈，熊罴虎豹之皮毛，鼃龟犀兕之骨革，上尽飞鸟，下及走兽昆虫之类，纷纷籍籍，折翅掠足，鳞鬣委顿，纵横满前，肉登鼎俎，膏润砧几，皮革齿骨，披裂四出，被于器用。求珠之工，随侯夜光，间以纆玼，磊落的所，充满其家。求金之工，辉赫晃荡，铿锵交戛，遍为天下冠冕佩带饮食之饰。此数者皆自以为能尽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终满而莫见其尽。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从之游者，盖三千余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于其师，是以从之周旋奔走，逐于宋、鲁，饥饿于陈、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诚有得乎尔也。盖颜渊见于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贡、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邽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此数子者，门人之下第者也，窃窥于道德之光华，而有闻于议论之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后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讲之不详，乃窃以为虚无淡泊之说。而吴起、禽滑厘之类，又以猖狂于战国。盖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后之

人得其遗波余泽者至于如此。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见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乱，譬如陷于大泽之陂，荆榛棘茨，蹊隧灭绝，求以自致于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岖缭绕，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为己之得之也。

辙尝怪古之圣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经。六经之说皆微见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见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纷纷至此而不可执也。今夫《易》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刚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惧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际，以教天下之趋利避害，盖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说者，王氏、韩氏至以老子之虚无，京房、焦贲至以阴阳灾异之数。言《诗》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乐之际，极欢极戚而不违于道，而言五际子午卯酉之事。言《书》者不言其君臣之欢，吁俞嗟叹，有以深感天下，而论其《费誓》、《秦誓》之不当作也。夫孔子岂不知后世之至此极欤？其意以为后之学者，无所据依感发以自尽其才，是以设为六经而使之求之。盖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为明著其说，使天下各以其所长而求之。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子贡亦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遗其小，小者乐致其小，以自附于大，各因其才而尽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则天下将有终身校其说而无倦者矣。至于后世不明其意，患乎异说之多而学者之难明也，于是举圣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由是学者愈怠，而圣人之说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说者之异同，得以

纵观博览，而辩其是非，论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后至于微密之际，则讲之当益深，守之当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昔者辙之始学也，得一书，伏而读之，不求其博，而惟其书之知。求之而莫得，则反复而思之，至于终日而莫见，而后退而求其得。何者？惧其入于心之易，而守之不坚也。及既长，乃观百家之书，从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盖晚而读《孟子》，而后遍观乎百家而不乱也。而世之言者曰：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不幸而见之，则小道异术将乘间而入于其中。虽扬雄尚然，曰：“吾不观非圣之书。”以为世之贤人所以自养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当出而置之于纷华杂扰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谓知道者，邪词入之而不能荡，诋词犯之而不能诈，爵禄不能使之骄，贫贱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谓腐儒者也。

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是君子之所不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为，而不弃于孔子，此孟子所谓孔子集大成者也。至于孟子，恶乡原之败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于天下，而知颜氏子自乐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诸侯其所取之为盗，而知王者之不必尽诛

也；知贤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为义也。故士之言学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

今辙山林之匹夫，其才术技艺无以大过于中人，而何敢自附于孟子？然其所以泛观天下之异说，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盖其学出于孟子而不可诬也。今年春，天子将求直言之士，而辙适来调官京师，舍人杨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荐之，俾与明诏之末。伏惟执事方今之伟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业之所服，声华之所耀，孰不欲一见以效薄技于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从中而下，则执事亦既见之矣。是以不敢复以为献，姑述其所以为学之道，而执事试观焉。

【译文】

苏辙我读书到诸子百家不同学说之间纷繁杂乱的辩难争论以及后代那些精心编织、条分缕析、近乎钻牛角尖的所谓学问，曾经深为慨叹，觉得圣人之道就像山海湖泽那样深奥莫测，人们凡是进入其中的，都能够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并且每个人都会感到收获巨大，充足有余，再也不羡慕别的什么了。

假如现在有公输班和共工二人，他们早晨起来，手持刀斧走进树林里，砍取大树用作厅堂前的柱子，砍取小树用作椽子，圆形的用作车轮，挺直的用作车轴。树林里的树木，高的直插云霄，矮的也能遮蔽住牛马，树冠大的就像山丘，小的则葡伏在地，就像荆棘草木。他们斧劈刀砍，脚推手拿，都自以为把山林里稀有罕见的东西全得到了。而那些猎户们则是左手持着强弓，右手拿着毒箭；渔翁们则结好鱼网，备好鱼饵。前者在陆地上进攻，则把大象、犀牛击毙；

后者在江海中讨伐，则把鲨鱼、鲈鱼收入网底。于是，熊黑虎豹的华丽皮毛，鼃龟犀兕的珍奇骨革，上至天上的各种飞鸟，下至地上的各种走兽昆虫，不是折断翅膀，就是被扭断了腿脚，就连鱼类的鳞和鳍也都疲困得不再动弹，纷乱众多，横躺竖卧，满眼都是。它们的肉或是被摆在俎案上，或是被放到鼎里煮，油脂连切肉的砧板都滋润了。至于它们的皮革、牙齿与骨头，则被分劈开来，制成各种器具供人使用。那些采集珍珠的工人，则获得隋侯、夜光以及其他各种明亮的珍珠，家里堆得满满的。那些寻求贵重金属的工人，则把得到的金银经过铿锵作响的敲击加工，全部制成服装和餐具的光彩显耀、光芒四射的装饰品。这些人，他们自己都以为全部占有了山海的珍宝。然而，山海所蕴藏的珍宝却始终都是满满的，没人能看到它有穷尽的时候。

古代的孔夫子，赶上他活着的时候并且跟随他游学的人，大略有三千人。这三千人，都从他们的老师那里有所收获。所以，他们跟随孔子到处奔波周旋，在宋、卫两国曾被驱逐，在陈、蔡两国曾绝粮挨饿，处境非常困难也没有人离开他，这说明这些人确实是从他那里有所收获的。颜渊见过孔子，出来后对人说：“我能领会他的学说。”子路、子贡和冉有，出来后也对人说：“我们理解他的学说。”学生中往下数到邽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这几位都是孔子门人中最下等的，他们没有子路、颜渊那种幸运，只能远远地望一望孔夫子那德高望重的风采，坐在远处听一听人家的议论，但即使如此，他们也觉得一生都有收获。这之后，田子方、段干木一班人，探究不清，难得要领，于是就私自倡导起虚无淡泊的学说；而吴起、禽滑厘一伙人，又以他们自己

的所得在战国时代猖狂妄行。总之，孔子的学说分散于四面八方，后来的人多少受一点影响的，就能达到这种程度。而杨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这些人，则没有接触过孔夫子博大的学说，惊恐惑乱，就好像被困在大沼泽的岸边，荆棘遍地，无路可寻，想使自己走上四通八达的大道，却始终也做不到，于是就胡乱地冲冒蒺藜，踩踏峡谷，在回旋不平的山谷里奔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都自以为获得了真理。

苏辙我曾经觉得奇怪，古代的圣人既然一切都清楚了，却怎么不明白地告诉天下的人，清清楚楚地在《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经典里写出来。六部经典里的学说都只是稍微显露了一点端倪，而不是要解除天下人们的疑惑，让人一看就彻底醒悟，所以弄得世上有德有才的人们众说纷纭到了这种程度而不能控制。实际上，《易经》只是圣人把天下人们所具有的刚柔喜怒的感情和勇敢畏惧的本性，寄托在八种图形里，靠着八种图形的不同变化，预示出某种吉凶得失，并且以此来教导天下的人们懂得趋利避害；不过如此而已。而世上解释《易经》的人们，王弼、韩伯却用老子的虚无学说来阐述，而京房、焦贲一些人则更以阴阳灾变的术数来加以附会。讲《诗经》的人，不谈其中写到劳动的艰辛或宴饮的快乐，即使是欢乐到极点或者悲伤到极点的时候也不违背正道，却大谈什么阴阳五行一套学说。讲《尚书》的人，不谈书里表现出来的君臣关系融洽，足以深深感动天下的人，却只知道指责《费誓》、《秦誓》两篇不应该作。孔子难道不知道后世的人们会走到这种极端吗？他的意思不过是，恐怕后来的学者缺乏凭借感

发，以便发挥出自己的才能来，所以才写作六经，让人们从中探求；而又想使他们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而后有所得，这才不把话说得很明白，希望天下的人各凭自己的特长去探求。因此，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见到它就认为是‘仁’，有智慧的人见到它就认为是‘智’。”而子贡也说：“对人们来说，贤能的人可以掌握它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可以理解它小的方面。”假使有仁德的人发挥其“仁”的天性，有智慧的人发挥其“智”的本领，能掌握大的既弄清大的方面而又不遗漏小的方面，只能理解小的也乐于获得小的方面而又自觉地依附于大的方面，各人都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使尽全力，以探求经典中最细微隐秘的境地，那么，天下的人们就会终身孜孜求学而没有倦怠的了。可是，到了后世，一些人不明白圣人的意思，他们耽心同学说太多，求学的人难以明白圣人的本意，于是就把圣人那些隐微的话按照自己的意见加以解释。这样一来，传、疏一类学问就遍布于天下，而求学的人们就更加懒惰，圣人的学说因此也就越发晦暗不明了。如果让天下的人在众说纷纭当中广泛地阅览，自己去辨别谁是谁非，讨论谁可谁不可，判断谁精深谁粗浅，而后逐步达到经典中的细微隐秘之处，这样，探求得才能更深，坚持得也就会牢固。孟子说：“有德有才的人深刻领会一种思想体系，是想通过自己钻研来获得。自己求得的才会安稳地占有，能安稳地占有才会积累得深厚，积累深厚才会广采博取，左右逢源。所以，有德有才的人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钻研来获得。”

以前，苏辙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得到一本经典著作就伏在书桌上阅读，并不去寻找注解经文的书籍，而只阅读经文

本身。自己探求没有收获，就反复思考，直到思考一整天也没有什么发见，这才退一步找来注解经文的书看。为什么呢？我是害怕如果很轻易地就理解了，那么，以后就不会很牢固地记住。等到年龄大了，才阅读各家各派的著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我既高兴又惊愕，于是就无所不读，结果却使自己飘飘忽忽，无所适从了。后来阅读了《孟子》一书，再回过头来阅读各家各派的书籍，心中就有了一定之规，再也不被迷乱了。可是，世上一些人却说：求学的人不能阅读儒家经典以外的学说，如果万一不幸见到了，那么，旁门左道、异端邪说就会侵入头脑。即使是像扬雄这样的人也是如此，说什么“我不读不合圣人之道的书”。他们以为，世上贤能的人用来保养自己的心的方法，就像人们家里弱小的子弟，不能抱出门放在人事纷繁、扰攘杂乱的地方。这种论调，实在是太缺乏考虑了！古代的所谓洞察事物规律的人，邪僻不正的话接触了也不会受到振荡，面对偏颇怪异的言论也不会受到欺骗；爵位利禄不能使他们变得骄横傲慢，贫困低贱也不能使他们自感屈辱。如果深居内室，不与外界接触，整天都是一副浑然无知、委靡不振的样子，而嘴里却念念有词，说自己“洞察真理，洞察真理”，这只不过是人们所说的迂腐的读书人罢了。

古代的伯夷狭隘偏执，柳下惠对人不恭敬。狭隘偏执与对人不恭敬，这些都是有德有才的人不会干的。但孔子却说：伯夷、叔齐“不降低他们的志向，不辱没他们的身躯”；“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而辱没身躯，但言论合乎伦理，行为经过考虑”；“虞仲、夷逸隐居山林，放肆直言。乱世中不以身出仕，合乎纯洁的原则；自我废弃以避祸患，

可以算是善于权变。而我却同他们的行为不一样，既无所谓行，也无所谓不行，怎么都可以”。伯夷、柳下惠的行为，一般有德有才的人都不干，但孔子却并不完全否定，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孔子是一位集大成的人。至于孟子，厌恶乡原那种虚伪的言行会败坏风俗，因而清楚於陵仲子那种自洁行为不可能持久；赞美大禹、后稷急切地为天下的人们奔忙，因而知道颜回自得其乐的作法不会固定不变；知道天下的诸侯所索取的都是不义之财，因而推知即使有王者出来，也不会例外，未必全要杀戮；明白贤能的人是不应该受人召的，但却认为应召去服徭役是符合准则的。所以，读书人谈起学习的榜样来，无不推举孔、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掌握了规律性的知识罢了。

苏辙我是草野中的一个极普通的人，才能技艺也没有什么可以大大超过中等智能的人的地方，哪里敢自我比附于孟子呢？不过，我广泛地观览天下各种不同的学说，分析三代以来历朝兴亡治乱的原因，对它们能够有一种清清楚楚的判断，原因就在于我的学问源于《孟子》，这是不能受冤屈的。今年春天，皇上要搜求敢于直言的人士，苏辙我正好调官来到京师，中书舍人杨公不了解我不贤能，拿了我五十篇粗浅的文章向皇上推荐，使我得以最末一位的资格参与制科考试。您是当今的伟人，朝廷的名臣，道德业绩覆盖四方，声气风采照耀天下，谁不想见一见您，以便向您奉献浅薄的技艺呢？我的那五十篇文章，朝廷会下发，料想您已经见到了，所以不敢再奉献。如今姑且讲述一下我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希望您尝试着看一看。

答黄庭坚书

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

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渐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时自重。

【译文】

苏辙我是一个不贤的人，哪里配与鲁直结交呢？但我的哥哥子瞻与鲁直交往已经很久了，我与您的舅父公择也彼此相知，关系很密切，又诵读过您的诗文，非常钦佩，所以，想见您一面的愿望已经在心里存了很久了。只是我生性笨拙并且懒惰，因而尽管我们离得很近，但也始终没有写信向您表达恳切深厚的情意，反而让鲁直您先给我寄书来，这真让我感到太惭愧遗憾了。我自从被贬谪以来，萎靡不振，放浪不拘，更加愚钝粗俗了。看见我的人往往都讥笑我，而鲁直您却居然认为我还有可取之处。阅读鲁直的书信，知道我被

您爱慕的地方，与我爱慕您的地方完全相同。既然我们互相爱慕，那么，我们就总会通信联系的，不是您先写信，就是我先写信。这样说来，我没有先写信，也就不值得遗憾了。

近来听说，鲁直在公务之余，就一个人独处，只吃素食，精神十分愉快。古代有德有才的人，如果不被朝廷任用，就必然会寄托于某种外物来自我排遣。比如，阮籍就用饮酒来排遣，嵇康则靠弹琴来排遣；阮籍如果不饮酒，嵇康如果不弹琴，那他们在以草木之实为食、以麋鹿为友的时候，心中也会觉得不安稳自在的。只有颜回一个人，以水为饮，以豆为食，住在简陋的居室里，完全不凭借什么外物，却能够保持愉快的心绪，这正是孔子赞叹他不可企及的原因。如今鲁直眼里不求什么美色，口中不求什么美味，这说明您心中蕴蓄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别人了，却还要向别人请教，这是为什么呢？听说鲁直很喜欢同禅宗的僧人们在一起聊天，是不是姑且用求教的办法来探测一下我有没有禅家的清静功夫呢？天气逐渐变冷了，近来我的日常生活很安定。希望您顺应节候，多多保重。

栾城文集卷二十三

记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高安郡本豫章之属邑，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民富而无事。然以其险且远也，士之行乎当时者，不至于其间。

元丰三年，余以罪迁焉。既至，幸其风气之和，饮食之良，饱食而安居，忽焉不知险远之为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释官而游，间独取郡之图书，考其风俗人物之旧，然后信其宜为余之居也。

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至于妇人孺子，亦喜为道士服。唐仪凤中，六祖以佛法化岭南，再传而马祖兴于江西。于是洞山有价，黄蘗有运，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观。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则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无，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既与其徒出入相从，于是吐故纳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诸妄，还复本性，而忧以自去，洒然不知网罟之在前与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险远之不为予安，而流徙之不为予幸也哉？然

郡之诸山，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独圣寿者近在城东隅，每事之间，辄往游焉。其僧省聪，本绵竹人，少治讲说，晚得法于浙西本禅师。听其言，亶亶不倦。郡人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堂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皆极壮丽。凡材斲金漆皆具于智讷。堂成，聪以余游之亟也，求余为记。余亦喜聪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为记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译文】

筠州治所高安本是洪州属下的一个县城，处于群山溪流之间，地势偏僻，各方来往的船或车都不经过这里。此处河里有鲨鱼和蚌类水生动物，山野里有虎豹，当地人就以种田、打渔和狩猎为生，物产主要是稻米、竹子、榧树、楠树和茶叶、纸张。百姓生活富裕，社会治安状况也很好。但由于它地势艰险而又处于偏远的地方，所以，官运亨通的人是不来这里的。

元丰三年，我因为获罪朝廷，被迁谪到这里。来了以后，很喜欢这里祥和的风气，美味的食品，于是便饱食终日，安乐而居，竟然忘记了自己来这个艰险偏远的地方的贬责身份。只是由于有罪的缘故，按照法律规定，自己不能离开职守去随处游玩。在这期间，只好找来当地的方志一类书籍翻阅，了解当地风俗、人物等历史状况，而后才知道，这里确实是适合我长期居住的地方。

从前，东晋的太宁年间，有一位名叫许逊的道士带着他的十二个徒弟散居在这里的群山中。他们能以医术救治百姓的病痛，百姓尊敬他们，进而受到他们的感化，所以这里的道士至今也比其他州郡多，甚至连妇女、小孩儿也喜欢穿戴